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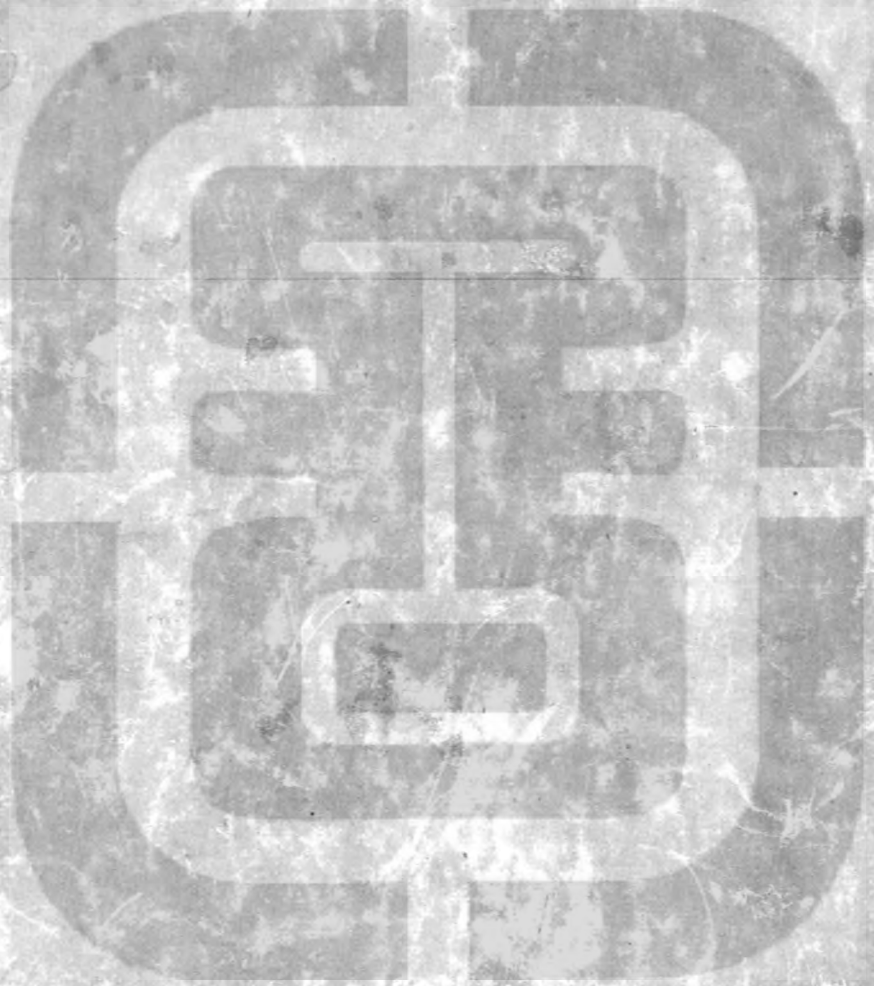
文

章

類

選

說類
九卷



文章類選卷之九

說類

植蘭說

楊夔

或種蘭荃鄙不遑茂乃法圃師汲穢以溉而蘭淨荃
潔非頻乎衆莽苗既驟悴根亦旋腐噫真哉蘭荃歟
遲發舒守其元和雖瘠而茂也假雜壤亂天真雖沃
而斃也守貞介而擇祿者其蘭荃乎樂淫亂而偷位
者其雜莽乎莽之偽將者孰若龔勝之不仕耶食
之僭祿者孰若管寧之不位耶嗚呼業圃者以穢為
主而後見龔管之正

相孟子說

劉蛻

孟子之愛人也細錫其言而不精以為習而有利則
心唯恐其不利至於傷人故曰術不可不慎也嗚呼
術焉得慎慎則情皆也心則可慎慎則唯術之惡而

不利其傷也為仁人之心由術使之可動則各歸之
術治臠割也而咎繇豈利人之刑周公之術治縲紲
也而周公豈利人之喪以為愛人者必有其備故也
術善可以化其心歟則師之術所以導善也潘崇因
師以殺楚子醫之術所以治生也晉人因醫以醜衛
侯是師醫之所術豈不慎歟然而亦何嘗心之善歟
果以利能固小人心而唯禁其術則凶不衛無敵之
體是亦利其敵也巫不祝非病之人是亦果利其病
也豈矢匠之心而已矣既以不為利而動其心則矢
匠之利亦不欲殺幽人之利亦不欲死已有心矣然
良其二不得有時而利其殺與死也以弧矢所以
威天下則征不義而後可殺也指擲所以封中野降
殺有禮而後死可利也嗚呼為臣而倍畔為子而倍
慈其家人之心是其情背也故術烏可使民慎古之

儒義說

來鶴

濟其備所以教天下之愛也故尊生送死愛道盡此
而孟子之愛也細為誅矢匠之意歟聖人所以使臣
人也愛盡其道何如

天下之命脩文士曰儒士言其書曰儒書是謬久矣
夫儒者可器之士之號也何者以其不達於事濡滯
焉且以詩書之法未嘗言以周易春秋之文未嘗載
斯明矣唯論語言當為君子儒豈為小人儒禮記儒
行篇知是非仲尼之言也夫聖人言君臣父子夫婦
兄弟朋友賓主之法而已矣是儒者無定不約其事
而制之何必曰儒苟若是則曰佛曰道何惟邪夫士
之出也進道德行禮樂以治其身心能語言明仁義
則曰儒士不善而為武夫夫控弦荷戈賅隸之徒也
苟修其文而不知武烏得為君子孔子曰有文事者

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夫文所以導乎忠孝若武所以戢乎叛逆一事之用以求于是而已其是知古今之人慮或未精故也輒建斯議以為世式

仲由不得配祀說

來鵠

語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唯旗在則致死焉孔氏之徒回聖也賜辯也商賢也子我才也曾閔孝也及諸子於夫子皆性而從之也唯由教而勵之以成也故夫子訓由而功倍始衣戎服則攝齊始衛以劍則衛以仁為蒲宰勞民以簞食壺漿孔子恐私以食饋民是明君之無惠使子貢止之其於教亦至矣由也誠宜葆死焉以俟乎致葆身焉以全乎用何取臨於衛門非召忽之死而致盡聖人之心歎曰自吾有由惡言不聞於耳嘗圍於陳蔡胡不如衛之於夫手邪且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

救則耻之夫諸侯有塹壘以遏寇有甲兵以禦侮而小白猶能為伺其耻而終為霸主以救之矧夫子累然若喪家之狗無塹壘無甲兵脫載為宋衛所暴臣季陵劫則由也不得施其徒浪於燔臺何齊死為救異侯之耻而由反不能終攘夫子之窮使夫子以由在則曰惡言不聞於耳今日沒也豈惡言不日聞乎又奚用白羽若月赤羽若日之多為我祭法曰捍大患則祀之素王道窮患非大乎由不終捍豈為祀乎賜曰商汝何無罪今也由汝亦何無罪宜貶其祀以觀來者

交難說

李觀

交之難兮久矣且苟合兮為耻昔人病於無友嗟友不可以已矣絕壑萬丈屹屹龍吟玄雲遂興六合為陰碧山嵌空虎嘯其中有百獸悍慄歛然長風夫物以

類感何感不致交以心契何心不契何心不秘然執
可久之契先古稱利言求於斯不可易易二氣陶甄
曰人是先是矩地首規天大樸摧頽六情入焉一與
一奪失其自然積有德年人增險難使我行無所之
居無所安游流濺濺潰我素源源無清流奔沉逐浮
作色自伐偽心相求睚眦竭歡未竟成讎一日銷落
速如涼秋其榮無遺俗態豈留獨見神岳寒栢千尋
無儔直天而生高略斗牛下睨羣植匪堪與謀何者
為交窮達不偷樂亦同樂憂亦同憂生死循環其道
率白破產之惠不相為醜如斯之謂也昔夷吾九合
之策知者不孤巨卿千里之哭今也則無石父解縛
於齊相智瑩負慙於賈夫行微其可有乎知我則友
何微之居古之奉交多不獲全耳餘之初刎頸慨然
隱憫就辱激昂自堅及其據兵而坐勢不相果白刃

可吹赤心乃携憑怒相殺氣干虹蜺嗚呼噫戲也交
之難乎二子苟合忘深咆哮余當識之不妄語交矧
今之人乎無異家也蜥是故獨處兮而悲蟪蛄其幸
歟可憐乎願者與隣駭吾祖之駕捧仲尼之輪義者
有其義仁者師其仁不其仁不其善歟何滯於斯

師說

韓愈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人非
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
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
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
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
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
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
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耻

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耻師為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驢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師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

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雜說四首

韓愈

龍嘘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欤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善醫者不視人之瘠肥察其脉之病否而已矣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之理亂而已矣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死矣通於此說者其知所以為天下乎夏殷周之衰也諸侯作而戰伐日行矣傳數十王而天下不傾者紀綱存焉耳秦之王天下也無

分勢於諸侯聚兵而焚之傳二世而天下傾者紀綱
亡焉耳是故四支雖無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四海
雖無事不足矜也紀綱而已矣憂其所可恃懼其所
可矜善醫善計者謂之天扶與之易曰視履考祥善
醫善計者為之

談生之為崔山君傳稱鶴言者豈不怪哉然吾觀於
人其能盡吾性而不類於禽獸異物者希矣將憤世
嫉邪長往而不來者之所為乎昔之聖者其首有若
牛者其形有若蛇者其喙有若鳥者其貌有若象俱
者彼皆貌似而心不同焉可謂之非人邪即有平脅
曼膚顏如渥丹美而狠者貌則人其心則禽獸又惡
可謂之人邪然則觀貌之是非不若論其心與其行
事之可否為不失也怪神之事孔子之徒不言余將
特取其憤世嫉邪而作之故題之云爾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
有故雖有名馬祗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
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
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
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
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
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讀荀卿子說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
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為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
好事者各以其說于時君紛紛籍籍相亂六經與百

家之訛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詳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大醇而小疵

謫龍說

柳宗元

扶風馬孺子言年十五六時在澤州與群兒戲郊亭上頃然有奇女墜地有光輝然被緋袿白紋之裏首步搖之冠貴游年少駭且悅之稍狎焉奇女頰爾怒曰不可吾故居鈞天帝宮下上星辰呼噓陰陽薄蓬萊羞霓崙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嘗復今吾雖辱塵土中非若儷也吾復且害若衆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講室焉及期進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五色脩脩也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終亦怪甚矣嗚呼非其類而狎其謫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記其說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觸草木盡死以齧人無禦之者然得而腊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踠痲癘去死肌殺三蟲其始大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募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有蔣氏者專其利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十二年幾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將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

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嗆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而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求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諱然而駭者雖雞狗不得寧焉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謹食之時而獻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盡吾齒蓋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是哉今雖死乎此此吾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猶信嗚呼孰知賦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

羅說

柳宗元

鹿畏^懼龜^懼龜畏虎虎畏^懼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昔云持弓矢鬻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龜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龜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挫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鶻說

柳宗元

有鶻曰鶻者冗于長安薦福浮圖有年矣浮圖之人宰宇於其下者伺之甚熟為余說之曰冬日之夕是鶻也必取鳥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則執而上浮圖之跂焉縱之延其首以至

極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東矣則是日也不東逐
南北亦然嗚呼孰謂爪吻毛翮之物而不為仁義器
耶是固無號位爵祿之欲里閭親戚朋友之愛也出
乎穀卵而知攫食決裂之事爾不為其他凡食類之
飢唯旦為甚今忍而釋之以有報也是不亦卓然有
立者乎用其力而愛其死以忘其飢又遠而違之非
仁義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
難得也余又疾夫今之說曰以煦煦而默徐徐而俯
者善之徒以翹翹而厲炳炳而白者暴之徒今夫梟
鴟晦於晝而神於夜鼠不穴寢廟循牆而走是不近
於煦煦者耶今夫鶻其立趨然其動若然其視的然
其鳴革然是不近於翹翹者耶由是而觀其所為則
今之說為未得也孰若鶻者吾願從之毛耶翮耶胡
不我施寂寥泰清樂以忘飢

天說

柳宗元

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今
夫人有疾痛倦辱饑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殘民者
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為使至此極戾也若
是者舉不能知天夫果茲飲食既壞蟲生之人之血
氣敗逆壅底為癰瘍疔贅癩疔蟲生之木朽而蝎中
草腐而螢飛是豈不以壞而後出耶物壞蟲由之生
元氣陰陽之壞人由而生蟲之生而物益壞食齧之
攻穴之蟲之禍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於物
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讎也人之壞元氣陰陽也亦
滋甚墾原田伐山林鑿泉以井飲窆墓以送死而又
穴為偃溲築為牆垣城郭臺榭觀游䟽為川瀆溝洫
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鎔陶甃琢磨悴然使天地萬
物不得其情倖倖衝衝攻殘敗撓而未嘗息其為禍

元氣陰陽也不甚於蟲之所為乎吾意有能殘斯人使日薄歲削禍元氣陰陽者滋少是則有功於天地者也蕃而息之者天地之讎也今夫人舉不能知天故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聞其呼且怨則有功者受賞必大矣其禍焉者受罰亦大矣子以吾言為何知柳子曰子誠有激而為是耶則信辯且美矣吾能終其說彼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渾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之謂陰陽是雖大無異果蠃癰痔草木也微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報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蠃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其烏能賞功而罰禍乎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欲望其實罰者大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仁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蠃癰

壽草木耶

保身說

司馬光

天下有道君子揚于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昏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踐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夫惟郭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申屠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卓乎其不可及已

太極圖說

周敦頤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而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

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
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
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
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入聖人定之以中正仁
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
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
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
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
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養心亭說

周敦頤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寡欲雖有不存焉
者寡矣其為人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
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
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賢聖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
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張子宗範有行
有文其居皆山而面水山之麓構亭甚清淨予偶至
而愛之因題曰養心既謝且求說故書以勉

愛蓮說

周敦頤

水陸草木之花可愛者甚蕃晉陶淵明獨愛菊自李
唐來世人甚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
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焉予謂菊花之隱逸者也牡
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愛陶後
鮮有聞蓮之愛同予者何人牡丹之愛宜乎衆矣

名二子說

蘇洵

輪輻蓋軫皆有職乎車而軾獨若無所為者雖然去
軾則吾未見其為完車也軾乎吾懼汝之不外飾也
天下之車莫不由轍而言車之功轍不與焉雖然車

仆馬弊而患不及轍是轍者禍福之間轍乎吾知免矣

直不疑蒙垢以求名說

蘇軾

樂正子春曰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安所用其情故不情者君子之所甚惡也雖若孝弟者猶所不與以德報怨行之美者也然孔子不取者以其不情也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亦士之美行矣然非人情其所以蒙垢受誣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也太史公窺見之故其贊曰塞侯微巧周文處諂君子非之為其近於佞也不疑蒙垢以求名周文穢迹以求利均以為佞佞之為言智也太史公之論後世莫曉者吾是以疏之

稼說

蘇軾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有餘則種之常不後時而歛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實久歲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之日夜而望之鋤耨銚艾相尋於其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矣種之常不及時而歛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有美稼哉古之人其才非有大過今之人也其平居所以自養而不敢輕用以持其成而閔閔焉如嬰兒之望長也弱者養之以至於剛虛者養之以至於克三十而後仕五十而後爵信於久屈之中而用於既足之後流於既溢之餘而發於持滿之末此古之人君子所以大過人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吾少也有志於學不幸而早得與吾子同年吾子之得亦不可謂不早也吾今雖欲自以為不足而眾且妄推之矣嗚呼吾子其去此而務

學也哉博學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吾告子止於此矣
歸過京師而問焉有曰韓子由者吾弟也其亦以是
語之

歲寒知松柏說

張九成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此夫子因物以見
興也夫時當春氣羣英秀發萬木交榮松柏於春
不變其色時方凜冽嚴霜摧折萬木禿立松柏於冬
亦不變其色論絢爛顏色則不如夭桃論搖舞春風
則不如殘柳而論不懼冰雪飽足風霜挺然不羣卓
爾獨立者唯松柏為然惟之於人固亦有之蓋不有
歲寒何以見松柏不有華父之亂何以見孔父不有
里克之亂何以見荀息不有朱萬之亂何以見仇牧
祿山之亂然後知果卿之節希烈之亂然後知真卿
之節朱泚之亂然後知段秀實之節彼是數君子平

昔在公卿大夫中頽然委順於衆人中猶松柏之在
千花萬卉中也彼方含英咀華吾則老鱗瘦節正見
棄於兒童彼方誇多鬪靡吾則嘯月吟風正見嗤於
婦女及秋霜一降前日青紅皆已飄零隕墜與糞壤
同為灰塵倉卒遽生前日搢紳皆已屈膝叩頭與逆
賊同其歡宴彼所謂松柏與君子者方且愈厲愈壯
愈苦愈新當凜冽猶三春覆艱難猶平地確乎不拔
浩然自守而大屢棟梁之幹日以不傾三綱五常之
倫得以不墜然則松柏與君子豈求之他人哉皆自
得於正氣而已是故君子之學不在於投合耳目取
悅世俗而已要當格物知至誠意正心凡艱難險阻
之狀盡安之於飲食起居之間禍患之來不枉不隨
何憂何懼謀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死之與
生付之天命雍容談笑以越之此正孔子之學也因

松柏以發興其旨不亦遠乎

龍說

王安石

龍之為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變而不可測動而不可馴則常出乎害人而未始出乎害人夫此所以為仁為仁無止則常至於喪已而未始出乎喪已夫此所以為智止則身安曰惟知幾動則利物曰惟知時然則龍終不可見乎曰與為類者常見之

性說

郭雍

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惡揚子言性善惡混至韓子以謂性有上中下三品三子各得其一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論性至韓子可謂無以加矣而後世之論紛紛未已何哉蓋捨孟

子之外諸子皆未知性天下失性多矣荀揚以來無明之者是以後世無復知孔孟之道且性之本一而所以言性者有二有所謂性善有所謂性惡此二也言性善者如易言繼道之善易簡之善蓋無惡與之為對此性之天也荀揚不知此故區區於善惡之辯則孟氏之所謂性者已轉而之他矣又烏可同日而語哉是必得孔子子思之意而後孟氏之說可明苟滯於荀揚之論其極不過韓愈氏而止耳觀荀卿之言曰其善者偽又曰禮義者生於聖人之偽夫以善為偽以聖人為偽則學道者於善不必為矣又以性為惡是使人進退無據姑守性惡而已說者謂卿為欲黜嗜慾求善良觀卿之言幾何不使人進於惡乎夫君子小人誠偽之間而已既曰聖人安得有偽哉是卿非獨不知性亦未知聖人誠偽之說也如卿固

不必深怪揚雄著書立言最為尊信孟氏及其言性猶以孟子之道配荀卿而言之觀此然後知性之果難言也可勝歎哉告子謂人性無分於善不善正雄善惡混之說其失孟子之旨遠矣韓子以三品之性貫三子於中而以孔子為上下其言頌不美哉此特公都子問或人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其於孟氏終不得其門而入矣是為得為知性者邪孟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孟氏言性善之本意彼區區於善惡之間者由孟氏觀之不幾於陋乎故愚謂人之學自性始性之失自荀卿始卿為亂世之罪人揚也韓也不知尊孟氏而闢之反駕其說以惑後世而欲自比孟子亦云過矣

性說

石介

三才位焉各有常道反厥常道則謂之恠矣夫三光

代明四時代終天之常道也日月為薄蝕五星為彗孛可恠也夫五嶽安為四瀆流為地之常道也山為之崩川為之竭可恠也夫君南面臣北面君臣之道也父坐子立父子之道也而臣抗於君子敵於父可恠也夫中國聖人之所常治也四民之所常居也衣冠之所常聚也而髡髮左衽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為夷者非中國可恠也夫中國道德之所治也禮樂之所施也五常之所被也而汗漫不經之教行焉妖誕幻惑之說滿焉可恠也夫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一廟庶人祭于寢所以不忘孝也而忘而祖廢而祭去事夷狄之鬼可恠也夫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農能殖百穀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祀以為社帝嚳堯舜禹湯文武有功烈於民者

及夫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而老觀佛寺徧滿天下可恠也人君見一日蝕一星縮一風雨不調順一草木不生殖則能知其為天地之恠也乃避寢戒膳徹樂恐懼責已脩德以禳除焉彼其滅君臣之道絕父子之親棄道德悖禮樂裂五常遷四民之常居毀中國之衣冠去祖宗而祀夷狄汗漫不經之教行妖誕幻惑之說滿則反不知其為恠既不能禳除之又崇奉焉時人見一狐媚一鵲噪一梟鳴一雉入則能知其為人之恠也乃啓呪所祭以厭勝焉彼其孫其子其父其女忘而宗祖去而父母離而常業裂而常服習夷教祀夷鬼則反不知其恠既厭勝之又尊異焉愈可恠也甚矣中國之多恠也不為恠者幾少矣噫一日蝕一星縮則天為之不明一山崩一川竭則

地為之不寧釋老之為恠也千有餘年矣中國之壞亦千有餘年矣不知更千餘年釋老之為恠也如何中國之蠹壞也如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不生吁

舟說

陳止齋

吾子知舟之所以致遠乎九治大舟其楫以負艫欲其屹乎其不撓也其艫以曠風欲其驚乎而不靡也其柁以轄乎軸欲其壯以殿奔也其磴以扼乎樞欲其堅以鎮浮也其維以縻欲其固而莫之脫也其擢若篙以擢欲其勁而莫之折也其篷以却雨欲其績密而厚也其艚以捍濤欲其端方以宰也而又樓焉以達遠戈焉以禦害則以航于川以實萬斛肆千里行遭匯沕松亂石晝晦冥大颶掀而無虞不然而斬枻以撞之裂席以觸之續綆以維之折竹以篙之編

蒲以蓬之冒而航焉以幸一濟之不覆則溺嗚呼君子者濟乎世之舟也而溺乎其器以空中之管冒焉而求速能不覆且溺邪今吾子之舟其才良而文其器厚而深吾所望乎致遠者也雖然其所待者關如也吾子而能豐其所中而不倚也為楫大其所受可則舒否則翕也為帆截乎其所守徑乎其所趨為舵正於動引而不發為碇某人宜師某人宜友擇而附麗焉為維勇而不懈乎進為樞若篙謹重以屏其患焉為蓬峻整以遠其侮焉為舸則吾始無虞於子不然其以致遠也殆也哉吾聞子試于學驟先諸先登吾固憂其挾少年之弱器以其空中而幸然於一濟冒焉而遂求速也詩不去乎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以吾子學夫詩也於是子贈舟

責盜蘭說

陳止齋

予寓梓溪一夕友人以園隅蘭芳告予往視之愛其美而憫其不知於人也遂出置于庭數日香無聞欲去而猶遲之既卒以不香遂目之曰盜蘭而語之曰吾聞鼠有似豹大小異形吾得以辨其為鼯鳥有似鳳亦紫相間吾得以辨其為鷲石雖似玉疵而不醇吾固知其為璫草雖似苗秀而不實吾固知其為莠彼固有近似吾惑之今汝蘭其形蘭其色花簪焉而癘葉脩焉而持吾乃雍茹慮剪荆棘出汝於散地置汝於坐側汝乃假蘭之名乏蘭之德猶如其臭若如其賊吾方汝竊其近似以自欺深其偽而難測者也向使漢宮舍汝何以對乃辟楚人舍汝何以祛乃祥鄭君失汝何取乎七穆之端屈原去汝何誇乎九畹之芳然則汝之盜蘭而香亦何異人之盜儒而實亡

吾試言汝以證夫人陽短石顯盜吾公也陰附王鳳盜吾直也鈞名布被盜吾儉也伏死諫堦盜吾忠也託經以媚婦盜吾學也口聖而行市人盜吾誠也是皆君子近之而不知其讒人主俯之而不覺其姦此社稷所以危覆忠良所以凋殘吾今可置汝於中庭是君可置斯人於百官也吾故効魯司寇誅少正卯之義戒鄭寤生去叔段之難亟命除汝其何安蘭曰伏辜願屏園樊

梅說

揚伯子

易曰乾為天前輩論乾與天異謂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某因觸類而思之不但乾與天異而已事事物物莫不皆有形體性情林和靖詠梅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此為梅寫貞之句也梅之形體也雪後園林繞半樹水邊籬落忍橫枝此為

梅傳神之句也梅之性情也寫梅形體是謂寫貞傳梅性情是謂傳神愚見偶然未知是否願商確之

獲麟說

胡銓

說公羊者以為蕭韶作而鳳至春秋成而致麟而王公亦云王道之成乃致天瑞意鳳皇來儀自然而致也西狩獲麟因狩而獲也麟果為瑞而來則當如鳳之儀于庭不應獲而致也獲者得之難不曰麟來而曰麟獲以見窮鬼遠狩搜原滌蕪暴殄天物雖若麟者且不免焉則時可知矣鳳之來儀亦豈如是而見獲耶豈春秋之時亦如舜之時也使如舜之時則蕭韶雖不作而鳳自至如春秋之時雖日奏韶護而鳳亦遠矣麟肯自出耶自鳳儀之後舜政日隆自麟獲之後孔子遂卒宗周遂亡然則麟之不為春秋之瑞應章章明矣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
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
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
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
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
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
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孝悌說

朱熹

或曰程子以孝悌為行仁之本又曰論性則以仁為
孝悌之本何也曰仁之為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
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為之之事也此論性以仁
為孝悌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
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
之本也

定性說

朱熹

者若君子以此為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
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愛有等差其施有漸
次而為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此學孝弟所以為仁
之本也

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
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
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
故擴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為體也物來而順應者
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
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
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
夫仁用知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
自反以去其所蔽願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無

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知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

無極而太極說

吳澂

太極者何也曰道也道而稱之曰太極何也曰假借之辭也道不可名也故假借可名之器以名之也以其天地萬物之所共由也則名之曰道道者大路也以其條派縷脉之微密也則名之曰理理者玉膏也

皆假借而爲稱者也真實無妄曰誠全體自然曰天主宰造化曰帝妙用不測曰神付與萬物曰命物受以生曰性得此性曰德具於心曰仁天地萬物之統會曰太極道也理也誠也天也帝也神也命也性也德也仁也太極也名雖不同其實一也極屋棟之名也屋之脊棟曰棟就一屋而言惟脊棟至高至上無以加之故曰極而凡物之統會處因假借其義而名爲極焉辰極皇極之類是也道者天地萬物之統會至尊至貴無以加者故以假借屋棟之名而稱之曰極也然則何以謂之太曰太之爲言大之至甚也夫屋極者屋棟爲一屋之極而已辰極者北辰爲天體之極而已皇極者人君一身爲天下衆人之極而已以至設官爲民之極京師爲四方之極皆不過指一物一處而言也道者天地萬物之極也雖假借極之

一字強為稱號而曾何足以擬議其髣髴哉故又盡其辭而曰太極者蓋曰此極乃甚大之極非若一物一處之極也然彼一物一處之極極之小者耳此天地萬物之極極之至大者也故曰太極邵子曰道為太極太祖問曰何物最大答者曰道理最大其斯之謂歟然則何以謂之無極曰道為天地萬物之體而無體謂之太極而非有一物在一處可得而指名之也故曰無極易曰神無方易無體詩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斯之謂歟然則無極而太極何也曰屋極辰極皇極民極四方之極凡物之號為極者皆有可得而指名者是則有所謂極也道也者無形無象無可執著雖稱曰極而無所謂極也雖無所謂極而實為天地萬物之極故曰無極而太極

蘇君字說

虞槃

趙郡蘇君間為槃曰吾名天爵字伯脩願子為我著其說俾因是有省蓋庶幾朋友之義也槃聞之曰大矣哉子之所以為名也槃嘗惕然思倪然學於是矣昔者孔子曰脩己以敬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何謂也目之視耳之聽心之思也何謂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節文智之辨別也脩之如何視極其明而無所不見也聽極其聰而無所不聞也思極其睿而無所往而不通也是之謂敬由其仁而親踈之殺無不愛由其義而貴賤之等無不宜由其節文而委曲無不得其當由其辨別而是非無不致其察是之謂教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具於吾身而耳目之用著焉接於吾身而君臣父子之理交焉會是其無以致其脩矣然而聰明之所運用仁義之所擴充者尤不可以不博也動焉而念慮之詳事為之著也感

焉而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也苟皆有以窮其理而致其知則學愈博守愈約修之道不已至乎或曰器物必弊也而後脩治之文采必晦也而後脩明之若人之所以爲人其體固具何俟於脩嗚呼爲是說者亦將清靜寂滅之歸而姑爲是無證之言也卞之玉也棠谿之金也非素爲器也脩其質而器成焉和之弓也垂之竹矢也非素能巧也修其業而巧著焉故琢也範也弦也剡也而工化其質瑚璉也戈矛也弓與矢也而物致其用由是言之學者敏於修而已敏於修則體無不具而用無不周其亦有外此而可以言學者乎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無以異於衆人也而可以爲百世之師者何哉脩其身而已耳書曰慎厥身脩思永則願與吾子共勉之也

文章類選卷之九

